

風雨蒼山

白槐 著



75783

白槐 著

風雨蒼山

遼沈田

中国和平出版社

风雨苍山

白槐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师大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7印张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60元

ISBN 7-80037-295-2 / I·50

《风雨苍山》序

刘白羽

与白槐同志相识好几年了。他有时到我的书房来坐坐，不过，我们谈的多半是关于旅游方面的事情。这一回，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带了厚厚一摞稿本，他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纪实小说：《风雨苍山》。

尽管天气非常炎热，我还是颇饶兴味地读完了，我受到很深的感动。就题材来说，这是属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同一类型的作品，它们写的都是一个孩子怎样在暴风雨里诞生、在荆棘丛中成长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这童心可以装满幸福的泪水，也可以装满悲伤的泪水，不过不论怎样说，童年生活往往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深刻难忘的记忆，一个作家的童年在他的创作中往往如夏夜露水淋湿的群星一样闪闪发光。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有趣的小书，就是用《简·爱》作者的书信编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很有意思的是她年幼时在一家慈善学校过的那种悲苦的生活：受冻挨饿、生活恶劣、冒着凛冽的寒风上教堂、斑疹伤寒夺去了一个又一个小

DK68/17

生命，正是这段真实人间地狱的生活，使得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出色地描写了造成海伦·彭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之死的劳渥德学校生活那一悲怆交响曲。

当然，如同一个哲人所说：一棵树没有一枚同样的叶片，每个人的童年为每个人的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色泽与光辉，但这一切同样证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

白槐同志生长在为创造新中国而进行最后一战的时代中。《风雨苍山》所反映的1947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向山东进攻，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鲁南作战略转移，尔后，在苍山县一个农村里，以一个名叫抗生的小男孩为主角而进行的一场血与火的斗争、而演出的一场悲而壮的戏剧。苍山就是白槐“生我养我”的故乡，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得既有起伏跌宕的情节、家乡风习的场景，又有鲜明的地方语言，从而凝成一股动人的魅力，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不同的童年给予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艺术，白槐同志从自己血肉生活中熔铸出自己的作品。

白槐同志放下稿子，说了一句话：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他以忠于历史、忠于艺术的心，为读者留下永恒铭记的感人往事。经历了1989年春夏这一场从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之后，读这一作品，我觉得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含意。艺术的再现历史，就成为很好的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它告诉青年人：为了把黑暗的东方变成光明的东方，从一个被奴役、凌辱、虐杀的半殖民地变成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曾经过多少艰巨的搏斗，付出多少惨重的

牺牲。我们应该理解，社会主义的今天，是先烈们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谁要背叛这一血的历史，谁就是全国人民的罪人；背叛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走向反革命。我们教育青年人牢记住创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们的鲜血与生命，牢记住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们的鲜血与生命，这是燃烧灵魂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当然也是文艺创作的头等重要大事。读了《风雨苍山》之后深感，我们从这一次由动乱到暴乱的血的教训中应该总结一条经验，就是必须引导我们的青年人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领导新中国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心如磐石、意志弥坚的人，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

“给我机枪！给我机枪！”

抗生突然喊了起来，而且声音还很大。

“你这孩子是玩野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睡！”抗生的奶奶坐在床沿上，顺手给抗生掖了掖被子，生怕他受冷睡不好觉。

抗生的爷爷坐在蒲团上，吸完了最后一口烟，把脚跷起来，将烟袋锅往鞋底上梆梆敲了两下，烟灰落在了地上。抗生的奶奶挑了挑床头小桌上的灯捻子，屋子里顿时亮堂多了。她又引上一骨截线，继续给抗生的爷爷补褂子。

夜很静，只听到西北风吹动窗户棂子上的破纸发出吱吱的响声。

“给我机枪！给我机枪！”抗生又喊了起来。

“赶明个给你擀锅底下烧了，省得还乡团来了找事。”奶奶一边补着衣服一边说。

“木头枪，怕什么的？小孩子不玩枪，玩什么？”爷爷对抗生要玩枪是另一种态度，说罢起身走到门旁墙跟，摸起一挺木制的手提式机关枪，往抗生身旁一放，说：“嚷，给

你的宝贝，搂着它睡吧，可别再吱声了。”

屋子里不再有任何声音。爷爷和奶奶都不由得想到这挺木头机枪的来历。

那是在两年之前，日本鬼子还没有投降，八路军一一五师老六团的战士杨宗胜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抗生的爷爷和奶奶把他抬回家，经过精心护理治疗，直到伤愈归队。在养伤期间，为了防备敌人搜捕，杨宗胜就当了两位老人的儿子。抗生一天到晚缠着杨叔叔讲战斗故事，对枪呀炮的喜欢得了不得，杨宗胜就用一块破门板给抗生做了一挺机关枪，看上去跟真的一模一样。从此抗生有了个稀罕玩艺，走到哪里，把枪带到哪里，庄上的小伙伴见了直眼馋，说一大车好话，抗生才把枪借给他们玩一会。

“冲啊！活捉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突然间，抗生象着了魔一样，又大声喊呼起来，惹得爷爷和奶奶生气了。

“你是怎么的？玩疯了！看我不揍你。”爷爷站在床前，把抗生的被头一拉，愣住了。抗生睡得正熟发出均匀的鼾声。丢给他的木枪还斜躺在靠墙的床边上，抗生并没有动过。“噢，打盹怔啊。”爷爷消了气，说着赶紧给抗生把被头盖严实。

“都是你尽给他讲鲁南战役讲的，连说梦话也想着去活捉马励武。”抗生的奶奶有点责怪他爷爷，但说话声音不高，怕把梦中的抗生惊醒。

“我才给他讲几次？志刚知道的多，全部战役他都参加了，还听过陈司令在祝捷大会上的讲话哩。志刚从代村回来之后，常给群众讲鲁南战役，抗生听得多了。”

抗生的爷爷一说，他奶奶觉得可也是。孩子爱听战斗故事本是好事，就担心咱们的队伍撤了，国民党、还乡团来了，抗生再这么白天黑夜地乱喊呼可怎么行呢？

抗生的奶奶缝完了一块补丁，把线打了一个疙瘩，熟练地用牙齿一咬，举起带线头的针插在了脑后的发纂上。她刚离开床沿，正要去抗生娘的房间里找块碎布，不料又听抗生说起梦话来：“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抗生的奶奶觉得有点腌臢，抗生这样不住地说梦话，每儿个^①可是没有过，今儿会不会招邪得病了呢？老人家不放心了，她对抗生的爷爷说：“把秀英叫来问问，抗生白天受什么惊了吗？”

“这一整天，他可都是跟着我的呀，挨门挨户去通知明儿来^②咱耿家屯过队伍，叫大伙做好准备，再没到别的地方去，他不会受什么惊啊。”抗生的爷爷皱着眉头，极力回忆这一天的活动，想不出抗生有受惊的原因。

抗生的奶奶还是拉开屋门，走到院子里就放声喊：“秀英，你来看看抗生怎么了？”

秀英是抗生的娘，她听到婆婆喊她，放下手里的活，赶紧从东屋里出来进了堂屋。

抗生已经被爷爷、奶奶触摸醒了。他娘来了，又摸了一次额头，一点也不烧，不象生病的样子。抗生睁大了惺忪的眼睛，瞅瞅奶奶，瞧瞧娘，惊奇地问：“出什么事啦？”

“你不好好睡觉，瞎喊呼什么！”秀英受了一场虚惊，

① 每儿个——鲁南方言，意思是过去，从前。

② 明儿来——鲁南方言，意思是明天、明日。

板着脸对儿子说。

抗生感到莫名其妙，结结巴巴地解释说：“俺，俺睡觉呐，没喊呼什么呀？”

“你净说梦话。”奶奶告诉他。

“说梦话？俺，俺知不道。”抗生眨巴眨巴眼，直摇头。

“你做梦了吗？”爷爷提醒他。

“噢！做了做了。”抗生恍然大悟，随即兴奋起来，“在梦里我看见爷爷和志刚叔了：爷爷抬担架，志刚叔指挥民兵连……”抗生再说下去，语调突然变得低沉了，“可我没看到我爹。爷爷，我爹没参加鲁南战役吗？”

抗生的一句话给这间屋子里带来了压抑的气氛，三个大人悄悄地彼此瞟一下眼神，谁也没再说话。二位老人想见儿子，秀英思念丈夫。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能不为自己的亲人担忧吗？先是抗生的奶奶酸了鼻子，接着抗生的爷爷一声长叹，抗生的娘也终于忍不住背过身去，揉了揉两把眼睛。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免得更加引起别人的忧伤。

只有天真幼稚的抗生还要追问：“爷爷，你倒是见过我爹没有？”

爷爷知道孙子有问到底的脾气，也为了给老伴和儿媳妇以安慰，他略一忖思，回答说：“参加鲁南战役的人成千上万，从咱苍山，一直打到枣庄、峄县，地方那么大，我怎那么巧就能遇到你爹呢？没准儿你爹的那个部队去参加别的战役了。反正你爹说过，不打到南京城不回来见咱们。到那时候，你爹就成人民功臣了。”几句话说得抗生满脸堆笑，他

奶奶和他娘也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

“要是多打几次鲁南战役就好了。”抗生神态严肃，一本正经地说。

“傻孩子，打仗怎的能都在鲁南一个地方打呢？”爷爷一说到战争好象也是很内行的，“这不，咱们大部队明几个就开过来了，说不定在哪哈要打大仗哩。”

抗生一听打仗的故事就来了精神，把头翘了翘，瞪大了眼睛，想听爷爷继续讲下去。

“啥时候了，还讲！”奶奶制止了爷爷。

“抗生，快闭上眼睛睡吧。”秀英把抗生的头摁到枕头上，从婆婆手里拉过来要补的褂子，说：“爹明天要穿吧，我缝得快；还是我给补吧。”

“娘，俺咋睡不着了？”抗生又把头翘起来朝满屋子里望望，“俺还想做打仗的梦。”

“别胡扯了！闭上眼一会就睡着了。”秀英有硬有软地哄劝抗生。

抗生乖乖地躺好了，使劲闭上眼，还翻了两次身，可依然睡不着。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做过的梦境，再极力去想象那些战斗胜利的场面。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的第三十三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和整编第二十六师向鲁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师长马励武率领的第二十六师自恃为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军，悍然冒进，很快占领了向城、卞庄、长城一带。

我华东野战军决定以二十七团的兵力，首先歼灭敌第二十六师和它所属的第一快速纵队。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我军各参战部队天兵天将般地准时到达进攻位置。二日晚，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三日拂晓，各点均被攻克，敌人狼狈逃窜。

四日上午，敌第一快速纵队和二十六师残部逃离阵地，到达向城西南方的苗艾曲、太子堂一带。这里是一大块水沟纵横的沼泽地，经雨水雪水浸泡，整个地面成了象糖稀一样粘的泥浆池。

敌人的车辆、坦克、火炮陷入泥泞，只听发动机嗡嗡响，就是动弹不了，越陷越深。这一天时雨时雪，云层很低，敌人的救援飞机也受到限制。一个战士飞跑爬上敌人坦克，从气窗投进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坦克成了死乌龟。

一股敌人夺路逃命，进了糖稀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

“同志们！敌人已经成了落网之鱼，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他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二营吴教导员在火线上鼓动战士。

“冲啊！”一片怒吼声。子弹象急风暴雨向敌人射击，顿时小村庄里硝烟弥漫。

敌人凭借有利地势拼命抵抗。敌人的火力密集在四连的阵地上。牟连长和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

“为牟连长报仇！”牟连长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更大的愤慨和勇气，他们越战越勇，跳出沟壕，向敌人猛冲。

敌人企图突围，但被我四面八方的战士追击包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晕头转向。

“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我军战士呐喊着。成百成千的敌人已无路可走，只好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十日晚，我军向峄县守敌发起总攻，至十一日拂晓，全歼守敌，活捉了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

十九日下午，我军突入枣庄市区。二十日上午与敌人展开了逐堡、逐屋的争夺战。午后一时，拿下守敌第五十一师师部，生俘师长周毓英以下八千人。

在历时十九天的鲁南战役中，苍山县直接参战的民兵有一万七千多人，派出的担架多达六千三百余副。

在台儿庄至兰陵之间的公路两旁，埋伏的民兵正等着敌人的运输车。黄昏时，一辆满载物资的军用汽车开过来了。来自耿家屯的民兵队长耿志刚第一个扔出一颗手榴弹落进了驾驶仓里，只听一阵枪响，几个押车护送的士兵还没明白过来就全被击毙了。民兵们缴获重机枪一挺、马盖步枪十三支和其他物品。

耿家屯的担架队活跃在战场上。共产党员耿长松（抗生的爷爷）抬着担架运送伤员健步如飞。“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前线抬担架。”一位部队首长见了感动地说。

“俺耿家屯参军的人多，眼下剩下的青壮年没几个了。这次出伏的人够不上数，俺还不到六十哩，觉乎着还能顶着干，就来了。”长松老汉停下步赶紧说完话，挺了挺腰干，就抬着担架远去了。

鲁南战役祝捷大会在苍山县代村南湖召开，陈毅司令员向部队和当地群众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我们的鲁南大捷仅仅是胜利的开始。我们还要在沂河、武河、洙河一带再来它一仗。让蒋介石、陈诚来吧，老子要奉陪到底。来多少，我们就打多少，消灭多少……”

“好！好！”抗生想起志刚叔学着陈司令的四川口音向耿家屯群众复述陈司令的讲话，兴奋地不禁脱口而出。他从被窝里伸出胳膊，不顾寒冷，把床边的木头机枪拿过来，仰面朝天，举起木枪：“嗒嗒嗒，嘣嘣嘣，嗒嗒嗒，嘣嘣嘣，国民党反动派全消灭光了。”

“你别能不够，就不怕冻着生病！”秀英向抗生瞪了一眼，手里的针线活没有放下。抗生的奶奶立即过来夺下他的木枪，吓唬他说：“明儿大清早起来，我就给你劈了烧锅，看你睡不睡？”

这下子抗生急了，赶紧说：“奶奶，我睡，我睡。”他感到脖子里钻进一丝寒意，使劲打了一个喷嚏，老老实实在地把手抽回被筒里，但还是不放心，就用恳求的语调说：“爷爷，别叫奶奶弄毁我的枪，我听话。”

爷爷、奶奶和抗生的娘都暗暗笑了。爷爷答应着：“行，你安稳睡吧。”抗生是该睡了，一会儿就打起呼儿来。

2

耿长松早早地起了床，在露出棉絮的破袄外面特意罩上了一件套袄的褂子。这褂子虽然也破旧了，但经昨儿白天洗干净，晚上补补缝缝，穿上之后倒也觉得板板整整。

春节过后没几天，墙旮旯里的冰雪还厚厚的。一股晨风从小院子的西墙外刮过来，冻得长松老汉缩了一下脖子，他往手上哈了两口长气，使劲揉搓了几下，然后抱起扫帚“唰唰”地扫起院子来。

院子扫完了，他大声喊道：“抗生，时候不早了，该起来了！”这也是他说给老伴和儿媳妇听的办法。“就起来。”从堂屋里传出抗生的奶奶的声音。

“我说，吃了早饭，你们还得到几家子去看看，给队伍烧开水的柴禾都有了没有？”长松老汉站在院子里吩咐说。

“爹，知道了。”秀英从东屋里回答，“俺妇女会和青年团都分好工了。”

耿长松不再说什么，抄起粪叉子，背上粪箕子，开了大门到了巷子。他每天都要庄里庄外地转悠一圈，既有巡逻治安的意思，也可顺便拾粪攒肥。

小半晌时候，耿家屯的村外西场上已经聚满了队伍。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撤离鲁南，向鲁中山区挺进。有两个团的战士正在西场上和大路上就地休息。

耿家屯的群众老老少少都来慰问，有的提着茶水，有的拿着煮熟的鸡蛋。几个能说会唱的姑娘还给战士们演出了几个小节目，博得了一片鼓掌声。

“部队的同志来一个！”在来慰问的群众中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众人立即应和。

连队宣传员打起了随身带的竹板，把陈毅司令员写的《鲁南大捷》诗当快板说了一遍：

快速纵队走如飞，
印缅归来自鼓吹。
鲁南泥泞行不得，
坦克都成废铁堆。
快速纵队今已矣，

二十六师汝何为？

徐州薛岳掩面哭，

南京蒋贼应泪垂。

接下去，姑娘们应战士的要求又唱了一曲苍山民歌：

……

叫声同志们，

你把心放宽，

后方的工作俺承担，

推面轧米来支前，

打跑老蒋见晴天，

军民乐无边。

又是一阵掌声，军民的情绪十分高涨。在远处的耿志明营长也被吸引过来了，他望着越来越多的群众，突然看到抗生的娘正往这走，“秀英！秀英！”他兴奋而又急促地喊道。

秀英朝着声音望去，她猛地愣了一下，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耿营长跟前：“志明，你——”她被这意想不到的见面激动得连眼圈都红了，差一点掉出眼泪来。

路边坐着背包嘻笑的战士和来往走动的群众都向志明和秀英投来惊奇和欣喜的目光。

耿营长在前，秀英随后，他们慢慢走到人群外面。

“咱爹、咱娘都还好吧？”志明问。

“哼，还问呐！”秀英有意把嘴一撇，装出不满的神态，“走到村口了，也不想着回家去看看。”

“同志哎，这是在行军，时间紧急，部队有规定，不许

请假回家。”耿营长认真地作了解释，又怕妻子想不通，便换了语气，轻声地说：“秀英，我心里估摸着，部队每经过一个村口，都有群众出来送茶送水，进行慰问。到了咱耿家屯，准能在这里见到你，嘿，这不真的见到了。”

秀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真实感情，刚才那种假装生气的样子消失了，抬起袖管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如果不是周围有人，她多想一下扑到丈夫的怀里。

“抗生跟他爷爷正在给队伍烧开水呐，我去叫。”秀英说完转身刚要迈步，就见一伙人簇拥过来，“你瞧，那不是来了。”

耿营长跟他媳妇见面的消息一会儿就在队伍中传开了。耿家屯的乡亲知道后也都高兴地会集过来问长问短。就在刚才他们说话的时候，早有人跑去告诉了志明的父亲。

长松老汉一手拉着抗生大步流星直奔而来，耿营长兴冲冲地迎了上去：“爹，您身子骨还壮实？俺娘什么样了？”

耿长松上前双手拉着儿子的臂膀，用力地摇了几下，从头到脚细看了两遍，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可是一想到队伍马上就得走了，老人家不觉鼻子酸乎乎的。“志明，你们这一走……”耿长松煞住了话，用一双大手遮着变得满是愁容的脸，使劲咳嗽了几声作为掩饰。

耿营长非常理解父亲的脾气，这位老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伤心过。

九年前，耿长松亲自送儿子耿志明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一九四六年，苍山老解放区闹土改斗地主时，耿长松加